

电影文学剧本

婚礼

航 鹰 段吉顺 印质明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235.7/66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婚 礼

航 鹰 段吉顺 印质明 著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80 北京

内 容 说 明

剧本以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为背景，写了三个姊妹不同的政治态度和不同的恋爱观。大姐盛敏的男朋友岳志鹏因参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打成反革命，在他被捕前，盛敏同他庄严地举行了婚礼。

剧本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深切悼念和对“四人帮”的无比憎恨，时代气息较浓。

婚 礼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3 字数：52,900

1980年10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300册

统一书号：10061·355

定价：0.25元

雪后，黄昏。一座还未竣工的大型厂房，静立在一望无尽的雪原中。

一对身着素衣、臂戴黑纱的男女青年，缓步走上工程土堆积的小土山，并肩而立，眺望远处一股莫名其妙的冲天火柱。

火柱，火焰以不可遏制的力量喷射着。

叠印片头字幕及演职员表。

二人静默良久。

盛敏：“走吧，晚了不合适。”

岳志鹏沉默不语。

盛敏：“这是我二妹的婚礼，总得去打个照面啊。”

岳志鹏还是沉默不语。

盛敏近似央求地：“就算是……为了我，还不行吗？”

岳志鹏蓦地回过头来，双眸凝注着自己的情人。

盛敏自觉失口，脸顿时红了，急忙低下头，折身走下山坡。

岳志鹏叹了口气，默默地随后跟去。

这时，隐隐传来一阵马达的“突突”声。

王大龙驾驶着一辆轻便摩托在工地上飞驰，盛男坐在他的后面。高大的塔架、堆在地上的管道、电缆等一闪而过。

王大龙：“小心点儿，别来回乱动。”

盛男：“少罗嗦点！要不我带你？”

摩托驶过一个泥坑。

盛男：“该死的，溅我一身。”

王大龙歉意地嘿嘿一笑，抬眼看见了盛敏和岳志鹏远处的身影。

王大龙：“真不知为什么，这一对儿老是那么闷闷地走啊走啊的？”

由于马达的声响，盛男没有听清，大声地问：“什么？你说什么？”

王大龙：“我说大姐和岳技术员，燃烧的天然气，有什么好看的？！”

盛男歪头瞅了瞅：“那是他们俩的一块心病，不治理它，人家不结婚。”

王大龙：“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呀？瞧，你二姐都蹿到头里去啦。”

盛男撇了撇嘴：“停！”

王大龙突然停了车，用脚支着地，不好意思地：“盛

男……”

盛男知道他想说什么，故意绷着脸：“干什么？”

王大龙把话噎了回去：“嗯……没事。”

盛男扑哧一笑：“那就快走，别磨蹭！”

王大龙听话地：“唉。”向前驶去。

摩托驶近山坡，大龙停车。

盛男跳下车：“大姐，你们怎么还不走啊？”

盛敏：“就走。你们也去？”

岳志鹏：“大龙，晚上不是你值班吗？”

王大龙：“我把她送去就回来，赶趟。”

盛男一把挽住盛敏的胳膊，对王大龙说：“不用你了，我们一块走。”

王大龙顺从地掉转摩托，向回驶去。

雪路。

三个人并排走着。

盛敏不解地：“小妹，你不是不去吗？”

盛男跳起来打落树枝上的雪：“我想见识见识。”

盛敏看了看岳志鹏。

岳志鹏凄然一笑，摇了摇头。

高字的新房。一套三间，窗明几净。

高字正在指挥几个青年人移动家具、钉钉子挂画儿，

一片噪音。

邝庆，一个齿白唇红的青年，已忙得满头大汗，见大衣柜摆的位置不理想，又积极地丈量起来，画着平面图。

阳台。

盛捷倚在栏杆上，茫然地望着楼下空寂无人的街道。

一条白底、黑字、黑框的巨幅标语，横贴在对面墙上：

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

盛捷耷下眼脸，慢慢地低下头去。

高宇亲昵地在屋内喊道：“捷，进来参谋参谋。”

盛捷没有应声。

高宇走出来：“还在为爸爸的事儿别扭？老人吆，就是这样。别看他暂时不同意，将来保证他会喜欢咱们。”

盛捷踌躇地：“宇，我总觉得……”

高宇凑到她的身边，体贴地：“别觉得了，快进去吧，这样要感冒的。”说着便要拉她。

盛捷急忙甩开他的手，悄声地：“让人瞧见！你先进去，我就来。”

屋内。

邝庆催促地：“快，快点！咱们这么摆。”

楼下单元内。

罗总工程师，一位白发苍苍的瘦小老头正伏案写作，天花板上不时发出噪音，吵得他烦恼不安，于是无可奈何地拿起纸笔走到另一间屋里。

这间屋子的楼上响声更大，他刚一进门，就好象有件什么东西从天花板上掉下来，发出轰然巨响，吓了他一跳。

罗总气愤地把纸笔摔到桌上，拿起手杖，狠狠地敲击暖气管道。

楼上。

一个矮胖子青年还在拉衣柜，听见敲击暖气管道的声音，直起腰来问高字：“嘿，楼下住的是什么人？”

高字：“罗总工程师。”

矮胖子：“他不是早就给轰回老家了吗？”

邝庆：“你还不知道啊？去年七八九月刮翻案风的时候，我们武指挥给请回来的。”

矮胖子倏地沉下脸来：“我去教训教训这个棺材瓢子，让他知道是谁在上面。”

高字立刻止住他：“哎——！住邻居吆，和气为好。”他打量了一下屋内，问盛捷，“就这样吧，嗯？”

盛捷装作满意的样子：“嗯，挺好，挺好的。”

高字：“那行啦。请同志们到餐室随便吃点。刚安的家，准备得不好，意思意思吧。”

人们拥进餐室。

盛捷靠近高宇，悄声地：“可别叫他们喝醉了呀！”

高宇：“没事儿。”

盛男、盛敏、岳志鹏从巨幅标语前面走过。盛男咬咬嘴唇，愤愤地朝楼门走去。

他们走进宿舍楼，步上楼梯。

岳志鹏走在最后，在二楼楼梯拐弯处同罗总工程师相遇。

岳志鹏亲热地：“罗总。”

罗总工程师向下拉拉帽沿儿，仿佛不认识他似地擦肩而过，手杖使劲地点着梯阶，发出嗒嗒的声响。

岳志鹏望着他那瘦小、苍老的身影，脸上显出尴尬难过的神情，木然呆立在那里。

盛敏已经走上三楼，发现岳志鹏没有跟上，回头叫道：“志鹏，快点呀！”

屋内。

盛捷听见盛敏的声音，惊喜地：“大姐来了！”夺门而出。

高宇微微一愣，顺手带上餐室的门，准备迎去。

盛男抢步进屋：“给你贺喜来了，新郎官。”

高宇：“哎，自家人，贺什么喜呀！”

盛捷拉着盛敏的手，和岳志鹏相继走进。

高宇高兴地：“大姐！哟，老岳也来了。”他的目光突然停留在三位客人戴在左臂的黑纱上。显然，这同室内的喜庆气氛极不调和，双方出现了片刻的僵持，但是又都很快地堆起一种不自然的笑容。

高宇：“婚礼七点以后举行，现在还乱七八糟的，没想到这么早人们就来了。坐，随便坐吧。”

盛捷：“大姐，你们刚下班，都还没有吃饭吧？”说着，不等对方回答，便向厨房跑去。

厨房。

盛捷点燃煤气，坐上锅。

盛敏追进来：“二妹。”

盛捷：“都是现成的，热热就行。”

盛敏关上火门：“不要忙了，我们坐一会儿就走。”

盛捷：“那怎么行！”

盛敏：“晚上还有事儿呢。”

盛捷发自肺腑地：“你不知道，你们能来，我有多高兴！大姐，多呆一会儿，行吗？”

盛敏笑了笑：“往后的日子长着呢。”

屋内。

盛男望着崭新的沙发、书橱、衣柜等陈设：“哟，好气派呀！”她不礼貌地戏谑着姐夫，“二姐夫，不，高副

指挥，你是变戏法的吧？从哪儿弄来这么多时髦的家具？”

高宇：“这叫车到山前必有路。你要是喜欢，等你用的时候，我可以……”

岳志鹏不忍听下去，“客气”地向高宇点了点头，向阳台走去。

高宇望着他的身影，若有所思。

盛男追问他：“说呀，可以什么？”

高宇收回目光，讨好地：“可以办得比现在还齐全。”

盛男左眉一挑：“那好呀！劳您大驾，现在就办去吧，我明儿就结婚！”

厨房。

盛敏：“小妹又胡闹了，我看看去。”

盛捷拉住她的胳膊：“不用，有他在呢，没事。你听我说么，不知怎么，我现在心里很乱！你看，我们结婚，爸爸愣是不来，还把我们骂了一顿。”

盛敏：“难怪他老人家，你们选择的这个日子实在是……”

盛捷：“这是早就定了的呀！上上下下又都打了招呼，市委邵副书记还说要来呢！哪能……”

阳台。

岳志鹏用手支着栏杆俯视楼下，目光从对面墙上的巨

幅标语移到离楼稍远些的花坛。

罗总工程师拄着手杖，蹒跚地走近花坛边的一把椅子，拂雪而坐。显得那么孤零、凄凉。

岳志鹏的心猛地一缩，脸上的肌肉微微地抽动了一下。

屋里。

高宇坐在沙发上，从烟听里抽出一根香烟慢慢地踱着，两眼透过玻璃窗，带有几分警惕地窃视着阳台上的岳志鹏。

盛男在满单元里蹑跹，她推开卧室的门，向里瞥了一眼，随手带上，又向餐室门口走去。

高宇：“小妹，来坐吧。”

盛男膘他一眼，听见餐室里有人，砰的一声，把门打开了。

餐室里的人正在胡吃猛喝，看见盛男，蓦然愣住。只有矮胖子一个人依旧用牙齿撕扯着一块羊排。

盛男瞋目而视。

高宇凑近解释：“这是请来帮忙的，没顾得上吃饭。”一面冲邝庆使了个眼色。

邝庆：“谢谢你了，高副指挥，我们该走啦。”

人们纷纷离坐，拥向门口。

盛男突然抬起胳膊，顶住门框，挡住要去的人：“别介呀！”然后大声喊道，“大姐，老岳，你们来呀，咱们

也喝点喜酒！”

邝庆喜笑颜开：“哎，还是盛男痛快！来来来，倒酒，我敬三妹一杯。”

盛敏匆匆跑来，抢在盛男头前，挡住邝庆递过来的酒杯：“不，她不会喝！”

盛男一把推开盛敏：“给我！”

盛敏愠恼地：“小妹！”

盛男持杯的手微微颤抖一下。

盛敏低声而严厉地：“不许你胡来！”

盛男的手颤抖得更加厉害，她紧锁眉宇，两眼直直地盯着杯中微荡的酒。

高字忙打圆场：“大姐，小妹愿意，就让她喝一点么，今天是我们……啊，不必过于拘谨。”

邝庆附应：“就是，这是高副指挥的喜酒，不可不喝！”

矮胖子起哄地：“对，为咱们高头儿的幸福，来，干杯！”

盛男啪的一声，把杯摔到地上。

众惊。

邝庆：“你……”

高字冲他使了个眼色。

邝庆会意，朝外摆了下头，众人兴味索然地相继离去。

盛男折身扑到盛敏怀里，呜呜地哭起来。

盛敏理解小妹的痛苦心情，轻轻地摩挲着她那抽动着
的肩膀。

短暂的沉默。

高宇不动声色地：“小捷，扶小妹到里屋歇一会儿，
她可能遇到不痛快的事情了。”

盛捷迟疑地走近盛男，刚要开口……

盛男蓦地扭过头来，盯住高宇，激烈地：“你们痛
快！总理去世才几天呐，你们就大办喜事，设宴请客，看
你们以后还干什么！”说罢，便旋风般奔出门去。

盛敏：“小妹！”

盛男头也不回地奔下楼梯。

高宇尴尬地一笑：“想不到小妹还那么容易动感情。”

一直没有说话的岳志鹏冷冷地说：“现在想不到的事
情太多了。盛敏，咱们走吧。”

高宇：“那怎么行，咱们还没有聊一聊天呢！坐，请
坐。”

盛敏：“我们有事儿，还有张施工图没有画完呢。”

高宇：“工程的事儿，不忙了。”

岳志鹏：“怎么？”

高宇：“很可能要搁浅。”

盛敏奇怪地：“为什么？”

高宇：“路线是非还不清楚。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
是个什么问题呀？看不准，拖一拖没有坏处。”

岳志鹏：“这是你个人的意见？”

高宇：“不，这是市委邵副书记传达的中央精神。”

岳志鹏惊讶地：“中央？”

盛敏：“咱们这项工程不是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批准的吗？”

高宇：“这不假。大姐，可是，你别忘了，它还是那个风源去年关注过的呀！”

岳志鹏钉一般地望着他：“你明白些说，上头是不是已经决定工程停下了？”

高宇自信地：“可以这么说吧，部里马上就要召开引进工程会议了，停工只是个迟早问题！”

岳志鹏蓦然一愣，面容顿时涨得通红。

盛敏紧张地望着他。

岳志鹏强抑住内心的愤懑，转身离去。

盛敏慌乱地说了声：“再见。”追了出去。

盛捷埋怨地：“瞧你，这个时候，谈什么工作！”

高宇：“提醒他们一下，有好处。”顺手关上门，
“谁让他们是咱们的亲戚呢！”

盛捷：“那也得选个时候。”

高宇爱昵地：“好，以后听你的。”

街道。行人稀少。

岳志鹏大步急走着，凛冽的寒风吹散他的黑发。

花坛。

罗总工程师独自坐在长椅上，默默地望着岳志鹏匆匆走过的身影，露出讶异的神色。

雪路。

岳志鹏仿佛在追赶什么似的，不顾一切地朝前走着。

高宇的声音追随着，一直在他耳旁回响。

高宇的画外音：“别忘了，它还是那个风源去年关注过的呀！”

岳志鹏解开衣扣朝前走。

高宇的画外音：“部里马上就要召开引进工程会议了，停工只是个迟早问题！”

岳志鹏的脸上滚满汗珠儿，两眼熠熠闪亮，好象是从远处那冲天的火柱折射出来的光焰。

从火焰背景深处，一阵马达声由远及近，越来越响。

岳志鹏胸如潮涌，冲天的火柱，马达的轰响使他想起一年前的工地景象……

（回忆）

太阳透过浓重的云块缝隙，射下几道强烈的光线。

到达不久的建筑队伍，在腾起冲天火柱的茫茫雪原上测量厂址，安营扎寨。机器声、喊叫声，响彻云霄。

岳志鹏背着行李、提着网兜，同前来接迎他的盛敏并肩站在道旁，兴奋地望着。各种汽车不时地从他们面前驶过。

岳志鹏：“真没想到，国家建设刚刚走上正规，你们就干上了。”

盛敏含笑着说：“不是你们……”

岳志鹏会意地：“是咱们，对，咱们！变化真大，才几天呀！”

盛敏：“要不人家都说，一九七五年的春天，来得特别的早呢！”

盛男站在高空架上俯身下望，大声地：“大姐，这是谁呀？”

盛敏：“新从北京调来的岳技术员。”

盛男打量了一下岳志鹏：“噢——，怪不得昨晚想得一宵没睡觉呢，原来是你的那个他呀！”

盛敏脸一红：“死丫头，胡扯些什么呀！”

盛男咯咯地笑起来。

盛敏、岳志鹏被窘得一时无话。盛敏娇羞地从岳志鹏手中接过网兜，低头朝前走去。岳志鹏随后跟上。

盛敏轻声地：“家里都好吗？”

岳志鹏：“好！爸爸恢复了工作，妈妈又调回到部里去了。噢，对了，这里还有妈妈给的一样东西呢。”说着，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小包儿，递给盛敏。